



收获

●马艳琴

小时候家在农村，对土地和庄稼并不陌生。那时多半是父母在耕种，种的也多数是莜麦、豌豆、胡麻、土豆之类，我参与的大多是秋收。或是认为地里长出庄稼，生长、成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或是年轻，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无暇顾及；也可能是稚嫩的肩膀被成熟的果实压扁了思想，迟钝了感觉；总之，没有仔细观察过它们的生长、成熟以及它们的付出，忽略了它们带给我们的充盈与丰满。更难体会到劳作的欢愉。

今年朋友租种了几亩地，我闲来无事，几乎参与了种地的全过程。

春天的时候，我们最先把黄豆、豆角、玉米的种子种在地里，静静地等着它们发芽。过个十来天，地膜上布满大小小晶莹的小水珠，里面有了星星点点的绿。朋友让我掀开地膜，让小秧苗呼吸自由的空气。玉米相对壮实一点，不用太担心。当我看着黄豆和豆角的小苗两瓣嫩嫩的叶片顶着豆瓣，颤颤巍巍地在风中摇晃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怜惜，充满了不确定。我不知道它们弱小的苗能不能承受春天多变的气候。朋友笑笑说，没事儿，你要不把它们放出来，会捂死的。我怀着忐忑的心等待着。没过多久，它们就长大

了，由两片叶子发展到多片，高了，壮了。朋友种的品种很多，葱头、苜蓿、西红柿、茄子、白萝卜、胡萝卜、西葫芦、花生、土豆，应有尽有。

过一段时间，后种的白萝卜、胡萝卜、西葫芦、花生、土豆都冒出头来。没多久，绿色就铺满了一整片地。这下我们就有活了，给西红柿、豆角上架，给别的菜拔草、施肥、浇水。豆角苗长长的茎向上缠绕。没多久，豆角秧开满了白的紫的小花，再过几天，就结出了豆角，毛衣针般粗细，寸数长。

豆角长势良好，没几天，豆角就能吃了。它们把长长的身子挂在叶片中间。我们摘豆角，需拨开叶子去找。摘满袋子，提出去再换空袋子。走的当儿，发现刚刚摘过的地方又有了。如此几番，总也摘不完。等我终于认为摘干净了，一扭头，它又在最高的地方，在蓝天下，在微风中，摇晃着悄悄的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挑逗着我。好像在说，逗你玩儿！我在这儿呢，快来摘我呀！隔三天就可以摘一批。有的豆角比我的小腿还要长。

白萝卜长得极快，隔几天大一圈儿，以至于我们都不舍得拔起来吃。让它大一圈儿，再大一圈儿。

葡萄是大棚种植，它们的叶子密起来

了。朋友说了有葡萄了，我连忙问，在哪里？朋友指着一片叶子说，这不是吗？我瞪大了眼睛，没看着。揉揉眼睛，再细看。在葡萄叶子中间有绿绿的米粒大小的小不点，细看真是瞧不出来。葡萄在叶间一簇一簇的很多。我被那细小精巧镇住了。就着葡萄藤数能有多少串，每一串又一颗一颗地数有多少小米粒儿。朋友笑，我也笑。我甚至不敢相信这小家伙会是日后甜津津的葡萄。我像一个无知的孩童，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葡萄大起来了。我担心它们小时候那么挨挨挤挤会不会把彼此挤破的情况没有出现过，它们在叶片间分别扩展着自己的生长空间。绿的晶莹剔透，像高级的绿翡翠，紫的像玛瑙，像紫水晶。

玉米抽穗了。细细的棒子上吐出白白的柔顺的丝，像洋娃娃的头发，又像羞涩的少女，不以真面目示人。

从七月开始，家里就没断过新鲜蔬菜。吃着自己参与种植的蔬菜，心里自有一种自豪与珍惜。

半个月的雨水，让我们的辛苦白费了一半。豆角不开花了，偶尔长出几个也是烦躁的，奇形怪状。葱头、苜蓿、西红柿开始烂，土豆蔓子绿得惹眼，却没有果实。

至于朔县人叫“吃桃”的核桃，那时我们是连见也没有见过的。

四

过年吃瓜子、大豆，需要剥皮，自然就叫剥穷皮，但又不仅限于此，笼统地说，凡吃时需要剥皮的东西都可以叫剥穷皮。比如我们如今吃的各种包皮的糖块，过去朔县人叫“糖蛋蛋”。

改革开放前，朔县糖业烟酒公司几个门市出售的“糖蛋蛋”，大多是县糖业烟酒公司下属的糖果厂里加工制作的，地址就在朔县北街小学（今朔城区二小）校门的斜对面，那时我们上小学，课余时间，就跑到马路的对面去看人家做糖蛋蛋。母亲也权当看不见，只是朝着我们的背影嘻嘻地笑。

也多亏了母亲的这些心计，不但使我们全家人在大年三十有“穷皮”可剥，而且也让我们兄妹的倒插子里装上两把瓜子，好让伙计们眼红。

三

朔县地处塞外，本是一个盛产小杂粮的地方，拿豆类植物来说，红豆、绿豆、架豆、芸豆、刀豆、黑豆、黄豆、大豆（蚕豆）等品种繁多。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地里种什么农民说了不算数，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因此这

朔县年俗杂忆(六十三)

剥穷皮

●陈永胜

豆类植物的种植量并不多。

所有豆类植物的果实(豆子)都是有皮的，在这些豆子中，能炒着吃的有黑豆、黄豆、豌豆和大豆。我小时候，奶奶过年时遇上家里有黑豆，就给我们兄妹炒一碗，心思也是让我们剥剥穷皮。可是，到了我们的倒插子后，就顾不上剥皮了，抓一小把按在嘴里，吃蹦吃蹦地嚼几下，就咽了下去，可谓是“囫圇吞豆”了。看着我们黑乎乎的牙齿，爷爷咬着气说：“孙娃们没福，黑豆原是蘸驴马的好饲料，如今倒把娃娃们养成这样，唉！可得慢慢嚼哩，脚重(不好消化)哩。”

“爷爷小时候，街上的东西要啥有啥，咱娃们没福，黑豆、核桃、大豆吃也吃不完，穷皮都剥得不想剥了……”

“唉，社会咋成了这样呢？”

朔县不产花生和核桃，那时人们能吃几颗花生是很难的一件事，可遇不可求，拿钱也买不上。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巷子里的罗三，是我们的“头头”，他的二哥罗立堂在外地当兵，记不清是在运城还是陕南，反正腊月时总要给家里寄十来斤生花生的。熬年的时候，罗三就给我们每人分上三五颗。

记得头一次从罗三的手里接到三颗花生后，我急忙往嘴里送了一颗，啥滋味也没有感觉到，就是有些垫牙。

“哈哈哈，你咋连皮吃啦？”可得剥皮哩。”罗三笑着说。

照着罗三的示范，我重新剥皮吃了一颗，味道之香美，口齿之清爽，至今难以形容，难以忘怀。

半个月后，天终于晴了，满以为今年再吃不到自己种的豆角了，没想到它们又生机勃勃起来，重新开出了花，又结出了顺溜溜的豆角。苜蓿、葱头、土豆也在努力生长着。

寒露前几天忽然降温了，两天前还绿绿的豆角秧，霎时枯死，一片肃杀，没有一点生机。南方雨水多，荷叶枯了，尚能“留得残荷听雨声”，北方的豆角秧叶子小，雨水少，连雨声都没得听，只能枯死在架上，零落在风中。

收土豆的那一天，就在地里烧土豆。烧土豆就着咸菜、生葱，就着旋转的风，坐着山药羹子。人人脸上手上全是黑，个个都一扫平时的儒雅，吃得酣畅淋漓。地里的庄稼国庆节前陆续陆续收拾完了。

这一年，我吃了软糯的玉米棒子，香甜的毛豆角，脆生生的白萝卜，甜津津的葡萄……

这一年，我见证了作物生长的过程，我会体会到劳作的艰辛，也知道它们生长的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们用比我们的付出多得多的丰硕果实回报着我们，假如不是有那么长时间的雨水，收获会更多。感恩土地和种子的馈赠。

我看过了它们的繁茂，享受过它们的果实。面对豆角秧枯死的场景，我没觉得悲凉，反倒有一种坦然与满足自心底升起。

它们也曾葱茏过，繁茂过，经历过风雨洗礼，奉献过自己的全部，最后坦然而去。一岁一枯荣，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阮籍的《咏怀》写道：
木槿荣丘墓，煌煌有光色。
白日倾林树，翩翩零路侧。
蟋蟀鸣户牖，蟪蛄鸣荆棘。
蟠游玩三朝，采采修羽翼。
衣裳为谁施，俛仰自收拭。

人的生命也有四喜。人的一生在历史长河里，也不过是木槿、蟋蟀、蟪蛄罢了。它们尚且能“煌煌有光色，采采修羽翼”，不在乎“生命几何时”“衣裳为谁施”？只管“俛仰自收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慷慨各努力”？



娃们分开，好好剥一下哇。”

“这下可闹好啦，加上我炒的瓜子，起码能叫娃们剥到过了破五。”母亲笑着和奶奶说。

母亲说的能剥到过了破五，指的是有计划地“剥”，而不是满足供应地“剥”。具体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拿出少半碗，让我们“剥”。初四的那个晚上，母亲拿出一大碗瓜子、大豆倒在油布上，郑重宣布：“都倒在这里啦，给妈都把这‘穷皮’剥得光光的，明儿早上让‘穷媳妇’一齐捎带走！”这是我记忆中瓜子、大豆吃得最开心的一次，换成母亲的说法，就是穷皮剥得最痛快的一次。

“有盼头啦，人们的光景就要好过了……”这一年正月初三的夜晚，爷爷在开饭前对我们全家人说。

“您儿咋知道呢？”母亲问。

“你们看，眼下中央的做法和过去的不一样了。”那媳妇，她的手艺可要吃香呢？”

“您儿还给人‘算卦’？”

“你们想，人们的光景要是富裕了，吃的事解决了，随后就是穿。到那时，裁缝那可就能吃香啦。”

“啊呀，还是你爷爷有眼光，你大大就知道个炼鸡窝。”母亲高兴地赞赏着我爷爷的说法。

六

我爷爷果然是有眼光，翻过了1979年和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天比一天和煦，国家的面貌一天比一天崭新，人们的心儿也一天比一天高兴。

大约到了1986年的春节，用来剥穷皮的干果和水果已经不再是什么难的事了，过去人们没见过花生，一下子就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涌来；香蕉和橘子也不是什么稀罕的水果了。

我母亲的手艺，果然如爷爷所说的那样，一年比一年吃香了。以至于还没到了腊月，就不敢再揽营生了，生怕给客户年前做不起来，耽误了人家过年穿新衣。营生多了，收入自然就多；收入多了，瓜子糖果就买得充足。对此，母亲的解释是：光景要想过好，穷皮就得甩开剥。从正月初一剥到二月二，那才叫好哩。

好像记得的是1988年的正月十五，我的姥姥从乡下来我家小住，说母亲过年手脚大，剥穷皮也不是这样一个剥法。母亲听后笑着说：“妈，您儿可是老顽固啦，穷皮就得甩开剥哩。”

2016年过春节时，我的父母亲腊月就买好了好多好多的干果和水果，我妹妹说，老两口买得太多了，吃了不浪费。母亲听后有些不太高兴地说：“啥叫浪费呢？正月里就得剥穷皮哩。”

仔细一想，母亲的话也对。啥叫浪费呢？只要到了不共产主义社会，驱逐贫穷，向往富裕，实现富裕都是人类的美好期盼。剥穷皮不但给人们带来了口福，更给人们鼓起了奔向富裕的信心。那就甩开劲儿地剥吧，剥到过了二月二。不过，从如今养生的角度看，油性的植物籽儿不宜多吃。那就多以水果代之吧，反正，穷皮是需要剥掉的。

绝句十二首

●庄满

鲜花献英烈	相思
英烈忠魂千古存，中华自有后来人。 担当使命潮头立，不负江山万里春。	林林屣品随风去，踽踽西施入眼来。 一片冰心一片月，蓬莱仙境访元白。
诗心	放吟
一片诗心向太阳，悠悠岁月自飘香。 常拾昨日黄金梦，不是风流也是光。	心有阳光一路芳，诗含雅意爱悠长。 忽闻李杜芬辛笑，武略文韬共射狼。
境界	访东榆林水库
落日余晖如血染，挥毫妙境若龙飞。 举杯邀月醉知己，喜绽心窝那树梅。	望遍邈邈一镜平，白云投影水中行。 耳听澎湃心听雨，滋润禾苗尽是情。
人生	驾车下太原
乐品夕阳画，常闻碧海魂。 童年金种子，夜夜梦中寻。	雾锁朝阳路易迷，安安稳稳慢兮兮。 雁门隧道眼前亮，一路向南一路怡。
感吟	赏
每逢生日倍思恩，父母阳光永暖心。 膝下承欢犹不够，酿红诗雨九州芬。	旭日腾云起，雄鹰破雾飞。 花陪君子笑，碧玉醉了眉。
无题	相知
日日读诗心眼亮，餐餐饮酒胃脾康。 欲驰如意吉祥路，应借扬长避短功。	人生美在留白处，世界兴于绽绿时。 苦辣酸甜歌伴舞，相思岁月亦相知。

诗词八首

●吕剑锋

致敬劳动者	秋声赋
春风春雨润良田，争放金鹰舞醉仙。 片片彩云田野乐，声声鸟语塔楼前。 何难游艇居深海，直把飞船驻碧天。 凝目纵观新世界，勤劳双手最光鲜。	秋来塞上雨蒙蒙，落叶飘零又起风。 独夜行舟临水逐，九霄醉眼应星通。 清歌缓缓滋心底，明月盈盈开枕中。 难得逢君知遇厚，白头吟处换春融。
翻阅水上鸥	吟红绿汀
翻阅成群水上鸥，飘飘吟句自舒州。 日升日落生真色，潮出潮归度岁秋。 俯捕肥鱼丰羽乐，仰观厚雪瘦肠愁。 一声霹雳惊天地，飞鸟流霞醉不休。	交叉路口一尊神，昼夜指挥无餍薪。 栉雨梳风常是沐，迎来送往不容尘。 时时灯闪亮客容，处处花香香满春。 节制猩红崇礼法，平安守护为人民。
梦对雪	流溪沙·七夕思
夜深梦走急翻墙，如履薄冰凉鬓霜。 远处谁家灯火念，近前别院碧瑶堂。 此时乍地云行色，顷刻浑身雪裹妝。 无奈叩门求借宿，羞红神女误牛郎。	天地婚姻牛织崇，传奇千载赞歌。 风。帅哥靓女会心中。 鹊羽夜间桥放彩，葡萄架下耳能聪。 情为何物有谁通？
过朔州洋汇公园	流溪沙·秋雨
山转频惊岁月流，林深偏爱雨声悠。 十分春事数枝发，百色风光双眼收。 碧水潺潺通好日，晴云片片上高楼。 虹桥飞渡东西客，塞上仙姿醉北欧。	稻黍传香百感惊，焕然一派好秋容。 向阳和雨雨飞虹。 赐我半壶天上酒，举杯千里月中梦。 吟诗落笔荡金风。

二矧子

●小平

人过中年总是回忆大于憧憬，闲暇时，我总是会想起童年的生活，想起村里的山山水水，想起村里的左邻右舍，而后沟岔的二矧子便是我最难忘的人。她虽然大字不识半个，却凭着会接生的好手艺和乐于助人的好品格赢得人们对她的敬重。

二矧子是从邻村嫁到我们村，她在前夫村里还有一个未带走的儿子名叫尚文。尚文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可谓奇葩，常来我村看他母亲，打扮得像个女人，走起路来还扭扭捏捏，嘴上常哼小曲，边走路边哼哼“你你囊，你你囊”，还半开玩笑和我们指手画脚说：“看我那个楞妈也不管我！”其实哪有什么自己身上掉下的肉不心疼的，只是二矧子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据村里人说，尚文上了年纪后，村里给加入了五保户，后来在乡里看一眼水，一个人过着艰辛的日子。

嫁过来后，二矧子先后生下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而又充实，操持着七七八八的一家人家，院

子里鸡羊猪狗还等着收拾。二矧子留给我最长久的记忆，是给我们村当接生婆。村里谁家女人生孩子，总是喊二矧子帮忙，土炕上放些缩圈的黄土，早早把炕烧热，喊上二矧子，准备生产。二矧子边聊天边等着生产，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场面，顺产、立生、难产……二矧子都会从容不迫地应对，帮助产妇生下孩子，过三天还要去给婴儿沐浴，称为洗三。洗完后，这次接生才算圆满结束，主家就给二矧子一根红裤带，三尺红洋布。我们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是经二矧子的双手引领到这个世界上的。邻里乡亲们都说：“看我那个楞妈也不管我！”其实哪有什么自己身上掉下的肉不心疼的，只是二矧子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据村里人说，尚文上了年纪后，村里给加入了五保户，后来在乡里看一眼水，一个人过着艰辛的日子。

如今，当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小山村，后沟岔的二矧子那曾经温馨的小土窑，牛羊满圈的院落早已杂草丛生。一切都早已物是人非。睹物思人，虽然她老人家早已离开人世，但那慈祥的面孔却时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



温江鸿作